

施耐庵 罗贯中 著 黎孟德 导读

水浒传

点评

李卓吾
夏志清

金圣叹
胡适

王望如
浦安迪

袁无涯

(下)

历代名家点评版

名家点评 领悟原著精妙
注音释词 扫除阅读障碍

巴蜀书社

施耐庵罗贯中著 黎孟德 导读

水浒传

(下)

点评

李卓吾
夏志清
金圣叹
胡适
王望如
浦安迪
袁无涯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历代名家点评版)/施耐庵 罗贯中著;黎孟德导读,一成都:巴蜀书社,2018.5

ISBN 978-7-5531-0966-4

I. ①水… II. ①施…②罗…③黎… III. ①《水浒》评论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5390号

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黎孟德导读

策划组稿	施 维
责任编辑	张照华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内文排版	四川泽雨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6月第3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46.75(全2册)
字 数	10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966-4
定 价	79.50元(全2册)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首	(001)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002)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007)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018)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024)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033)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039)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045)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051)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055)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061)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066)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072)
第 十 三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076)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081)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086)
第 十 六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092)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099)
第 十 八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06)
第 十 九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12)
第 二 十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19)
第 二 十 一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26)
第 二 十 二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 宋公明	(133)
第 二 十 三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138)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144)
第 二 十 五 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159)
第 二 十 六 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	(164)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171)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176)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181)
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185)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191)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198)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206)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212)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219)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226)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231)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238)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246)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255)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260)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267)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273)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281)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289)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298)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304)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311)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315)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322)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327)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334)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340)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347)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355)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360)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366)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372)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378)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384)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390)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398)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406)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412)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417)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422)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427)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433)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439)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444)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448)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456)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462)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468)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473)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478)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484)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489)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494)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499)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506)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512)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519)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525)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531)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537)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542)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546)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552)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557)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562)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567)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571)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575)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581)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585)

第九十七回	陈瑾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588)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592)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599)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瑾宋江同奏捷	(604)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608)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612)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616)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620)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625)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628)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633)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636)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642)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648)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655)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661)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667)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674)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681)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687)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692)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698)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706)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715)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话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将军所保何人，可为先锋？”呼延灼禀道：“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姓韩，名滔。原是东京人氏，曾应过武举出身，使一条枣木槊，人呼为百胜将军。此人可为正先锋。又有一人，乃是颍州团练使，姓彭，名玘，亦是东京人氏，乃累代将门之子，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呼为天目将军。此人可为副先锋。”高太尉听了大喜道：“若是韩、彭二将为先锋，何愁狂寇！”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颍二州，调取韩滔、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之间，二将已到京师，径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并呼延灼。

次日高太尉带领众人，都往御教场中，操演武艺。看军了当，却来殿帅府，会同枢密院官，计议军机重事。高太尉问道：“你等三路，总有多少人马？”呼延灼答道：“三路军马，计有五千，连步军，数及一万。”高太尉道：“你三人亲自回州，拣选精锐马军三千，步军五千，约会起程，收剿梁山泊。”呼延灼禀道：“此三路马步军兵，都是训练精熟之士，人强马壮，不必殿帅忧虑。但恐衣甲未全，只怕误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宽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说时，你三人可就京师甲仗库内，不拘数目，任意选拣衣甲盔刀，关领前去。务要军马整齐，好与对敌。出师之日，我自差官来点视。”呼延灼领了钧旨，带人往甲仗库关支。呼延灼选迄铁甲三千副，熟皮马甲五千副，铜铁头盔三千顶，长枪二千根，滚刀一千把，弓箭不计其数，火炮铁炮五百余架，都装载上车。临辞之日，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缎匹，三军尽关了粮赏。呼延灼和韩滔、彭玘，都与了必胜军状，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三人上马，都投汝宁州来。于路无话。

到得本州，呼延灼便说：“韩滔、彭玘，各往陈、颍二州起军，前来汝宁会合。”不到半月之上，三路兵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师关到衣甲盔刀、旗枪鞍马，并打造连环、铁铠、军器等物，分俵三军已了，伺候出军。高太尉差到殿帅府两员军官，前来点视。犒赏三军已罢，呼延灼摆布三路兵马出城，端的是：

鞍上人披铁铠，坐下马带铜铃。旌旗红展一天霞，刀剑白铺千里雪。弓弯鹄画，飞鱼袋半露龙梢，笼插雕翎，狮子壶紧拴豹尾。人顶深盔垂护项，微漏双睛；马披重甲带朱缨，单悬四足。开路人兵，齐担大斧；合后军将，尽拈长枪。数千甲马离州城，三个将军来水泊。

当下起军，摆布兵马出城，前军开路韩滔，中军主将呼延灼，后军催督彭玘，马步三军人等，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

却说梁山泊远探报马，径到大寨，报知此事。聚义厅上，当中晁盖、宋江，上首军师吴用，下首法师公孙胜并众头领，各与柴进贺喜，终日筵宴。听知报道：“汝宁州双

鞭呼延灼，引着军马到来征进。”众皆商议迎敌之策。吴用便道：“我闻此人，祖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后，嫡派子孙。此人武艺精熟，使两条铜鞭，人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战之将，先以力敌，后用智擒。”说言未了，黑旋风李逵便道：“我与你去捉这厮。”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调度。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将前面五阵，一队队战罢，如纺车般转作后军。我亲自带引十个弟兄，引大队人马押后。左军五将：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军五将：杨雄、石秀、欧鹏、马麟、郭盛。水路中可请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却教李逵与杨林引步军分作两路，埋伏救应。宋江调拨已定，前军秦明早引人马下山，向平原旷野之处列成阵势。此时虽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见官军到来，先锋队里，百胜将韩滔领兵扎下寨栅，当晚不战。

次日天晓，两军对阵，三通画鼓，出到阵前。马上横着狼牙棍，望对阵门旗开处，先锋将韩滔横槊勒马，大骂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还敢抗拒，不是讨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这伙反贼解京，碎尸万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听了也不打话，便拍马舞起狼牙棍，直取韩滔。韩滔挺槊跃马，来战秦明。两个斗到二十余合，韩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后中军主将呼延灼已到，见韩滔战秦明不下，便从中军舞起双鞭，纵坐下那匹御赐雪乌骓，咆哮嘶喊，来到阵前。秦明见了，欲待来战呼延灼，第二拨豹子头林冲已到，便叫：“秦统制少歇，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林冲挺起蛇矛，直奔呼延灼，秦明自把军马从左边趲向山坡后去，这里呼延灼自战林冲，两个正是对手。枪来鞭去花一团，鞭去枪来锦一簇。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不分胜败。第三拨小李广花荣军到，阵门下大叫道：“林将军少息，看我擒捉这厮！”林冲拨转马便走。呼延灼因见林冲武艺高强，也回本阵。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转过山坡后去，让花荣挺枪出马，呼延灼后军也到，天目将彭玘横着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骤着五明千里黄花马，出阵大骂花荣道：“反国逆贼，何足为道！与吾并个输赢！”花荣大怒，也不答话，便与彭玘交马，两个战二十余合，呼延灼看见彭玘力怯，纵马舞鞭，直奔花荣。斗不到三合，第四拨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花荣也引军望右边趲转山坡下去了。彭玘来战一丈青未定，第五拨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勒马于阵前摆着，看这扈三娘去战彭玘。两个正在征尘影里，杀气阴中，一个使大杆刀，一个使双刀，两个斗到二十余合，一丈青把双刀分开，回马便走。彭玘要逞功劳，纵马赶来，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鞍上，袍底下取出红锦套索，上有二十四个金钩，等彭玘马来得近，扭过身躯，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亲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马来。孙立喝教众军一发向前，把彭玘捉了。

呼延灼看见大怒，忿力向前来救，一丈青便拍马来迎敌。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两个斗到十合之上，急切赢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这个泼妇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合，倒恁地了得！”心慌意急，卖个破绽，放他人来，却把双鞭只一盖，盖将下来，那双刀却在怀里；提起右手铜鞭望一丈青顶门上打下来。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却好那一鞭打将下来，正在刀口上，铮地一声响，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马望本阵便走，呼延灼纵马赶来。病尉迟

孙立见了，便挺枪纵马向前，迎住厮杀。背后宋江却好引十对良将都到，列成阵势。一丈青自引了人马，也投山坡下去了。

宋江见活捉得天目将彭玕，心中甚喜。且来阵前看孙立与呼延灼交战。孙立也把枪带住，手腕上绰起那条竹节钢鞭，来迎呼延灼。两个都使钢鞭，那更一般打扮。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嶓头，大红罗抹额，百花点翠皂罗袍，乌油戥金甲，骑一匹乌骓马，使一条竹节虎眼鞭，赛过尉迟恭；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铁嶓头，锁金黄罗抹额，七星打钉皂罗袍，乌油对嵌铠甲，骑一匹御赐踢雪乌骓，使两条水磨八棱钢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重十三斤，真似呼延赞。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宋江看了，喝采不已。有诗为证：

各跨乌骓健似龙，呼延赞对尉迟恭。

双鞭遇敌真奇事，更好同归水浒中。

官军阵里韩滔见说折了彭玕，便去后军队里，尽起军马，一发向前厮杀。宋江只怕冲将过来，便把鞭梢一指，十个头领，引了大小军士，掩杀过去。背后四路军兵，分作两路夹攻拢来。呼延灼见了，急收转本部军马，各敌个住。为何不能全胜？却被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官军，马带马甲，人披铁铠。马带甲，只露得四蹄悬地；人披铠，只露着一对眼睛。宋江阵上虽有甲马，只是红缨面具，铜铃雉尾而已。这里射将箭去，那里甲都护住了。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对面射来，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鸣金收军，呼延灼也退二十余里下寨。

宋江收军，退到山西下寨，屯住军马，且教左右群刀手，簇拥彭玕过来。宋江望见，便起身喝退军士，亲解其缚，扶入帐中，分宾而坐。宋江便拜。彭玕连忙答礼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将军以宾礼待之？”宋江道：“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造恶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误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玕答道：“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保奏。”宋江道：“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诗曰：

忠为君主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

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

宋江当日就将天目将彭玕使人送上大寨，教与晁天王相见，留在寨里。这里自一面犒赏三军并众头领，计议军情。

再说呼延灼收军下寨，自和韩滔商议，如何取胜梁山水泊。韩滔道：“今日这厮们见俺催军近前，他便慌忙掩击过来，明日尽数驱马军向前，必获大胜。”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随即传下将令：“教三千匹马军做一排摆着，每三十匹一连，却把铁环连锁，但遇敌军，远用箭射，近则使枪，直冲入去，三千连环马军，分作一百队锁定。五千步军，在后策应。明日休得挑战，我和你押后掠阵。但若交锋，分作三面冲将过去。”计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晓出战。

却说宋江次日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后军十将簇拥，两路伏兵，分于左右。秦明当先，搦呼延灼出马交战，只见对阵但只呐喊，并不交锋。为头五军，都一字儿摆在阵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荣，孙立在后。随即宋江引十将也到，重

重迭迭，摆着人马。看对阵时，约有一千步军，只是擂鼓发喊，并无一人出马交锋。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传号令：“教后军且退。”却纵马直到花荣队里窥望。猛听对阵里连珠炮响，一千步军，忽然分作两下，放出三面连环马军，直冲将来；两边把弓箭乱射，中间尽是长枪，宋江看了大惊，急令众军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敌得住。每一队三十四匹马，一齐跑发，不容你不向前走。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横冲直撞将来。前面五队军马望见，便乱跑了，策立不定；后面大队人马，拦当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飞马慌忙便走，十将拥护而行，背后早有一队连环马军追将来，却得伏兵李逵、杨林引人从芦苇中杀出来，救得宋江，逃至水边，却有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个水军头领，摆下战船接应。宋江急急上船，便传将令：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乱箭射来，船上却有傍牌遮护，不能损伤，慌忙把船掉到鸭嘴滩头，尽行上岸，就水寨里整点人马，折其大半，却喜众头领都全。虽然折了些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见石勇、时迁、孙新、顾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说：“步军冲杀将来，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无号船接应，尽被擒捉。”宋江一一亲自抚慰，计点众头领时，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小喽罗中伤带箭者，不计其数。

晁盖闻知，同吴用、公孙胜下山来动问。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劝道：“哥哥休忧，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挂心？别生良策，可破连环军马。”晁盖便传号令，分付水军，牢固寨棚船只，保守滩头，晓夜提备，请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

却说呼延灼大获全胜，回到本寨，开放连环马，都次第前来请功。杀死者不计其数，生擒的五百余人，夺得战马三百余匹。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捷，一面犒赏三军。

却说高太尉正在殿帅府坐衙，门上报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胜，差人报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闻天子。徽宗甚喜，敕赏黄封御酒十瓶，锦袍一领。差官一员，赏钱十万贯，前去行营赏军。高太尉领了圣旨，同到殿帅府，随即差官赍捧前去。

却说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与韩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谢恩受赏已毕，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韩先锋，俵钱赏军，且将捉到五百余人囚在寨中，待拿得贼首，一并解赴京师，示众施行。天使问：“彭团练如何失陷？”呼延灼道：“为因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小可分兵攻打，务要肃清山寨，扫尽水洼，擒获众贼，拆毁巢穴。但恨四面是水，无路可进。遥观寨栅，只除非得火炮飞打，以碎贼巢。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振，名号轰天雷，此人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远近，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贼巢，更兼他深通武艺，弓马熟嫻，若得天使回京，于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来，克日可取贼巢。”

使命应允。次日起程，于路无话。回到京师，来见高太尉，备说呼延灼求索炮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听罢，传下钧旨，教唤甲仗库副炮手凌振那人来，原来凌振祖贯燕陵人，是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人都呼他是轰天雷，更兼武艺精熟。曾有四句诗赞凌振的好处：

强火发时城郭碎，烟云散处鬼神愁。

金轮子母轰天振，炮手名闻四百州。

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且说

凌振把应用的烟火、药料，就将做下的诸色火炮，并一应的炮石、炮架，装载上车，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个军汉，离了东京，取路投梁山泊来。到得行营，先来参见主将呼延灼，次见先锋韩滔，备问水寨远近路程，山寨险峻去处，安排三等炮石攻打：第一是风火炮，第二是金轮炮，第三是子母炮。先令军健整顿炮架，直去水边竖起，准备放炮。

却说宋江在鸭嘴滩上小寨内，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无计可施。有探细人来报道：“东京新差一个炮手，号作轰天雷凌振，即日在于水边竖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寨栅。”吴学究道：“这个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纵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得到城边？且弃了鸭嘴滩小寨，看他怎地设法施放，却做商议。”当下宋江弃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关来。晁盖、公孙胜接到聚义厅上，问道：“似此如何破敌？”动问未绝，早听得山下炮响，一连放了三个火炮，两个打在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宋江见说，心中展转忧闷，众头领尽皆失色。吴学究道：“若得一人，诱引凌振到水边，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议破敌之法。”晁盖道：“可着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人棹船如此行事，岸上朱全、雷横如此接应。”

且说六个水军头领得了将令，分作两队：李俊和张横先带了四五十个会水的军士，用两只快船，从芦苇深处，悄悄过去。背后张顺、三阮，掌四十余只小船接应。再说李俊、张横上到对岸，便去炮架子边呐声喊，把炮架推翻。军士慌忙报与凌振知道，凌振便带了风火二炮，拿枪上马，引了一千余人赶将来，李俊、张横领人便走，凌振追至芦苇滩边，看见一字儿摆开四十余只小船，船上共有百十余个水军，李俊、张横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开，看看人马到来，呐声喊，都跳下水里去了。凌振人马已到，便来抢船。朱全、雷横却在对岸呐喊擂鼓。凌振夺得许多船只，叫军健尽数上船，便杀过去。船才行到波心之中，只见岸上朱全、雷横鸣起锣来。水底下早钻起四五十水军，尽把船尾楔子^①拔了，水都滚入船里来。外边就势扳翻船，军健都撞在水里。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橹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两边却钻上两个头领来，把船只一扳，仰合转来，凌振却被合下水里去。水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对岸来。岸上早有头领接着，便把索子绑了，先解上山来。水中生擒二百余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诗曰：

怎许船军便渡河，不施火炮却如何？

空说半天轰霹雳，却愁尺水起风波。

呼延灼得知，急领军马赶将来时，船都已过鸭嘴滩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见了，只忍得气。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马回去。

且说众头领捉得轰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报知。宋江便同满寨头领下第二关迎接，见了凌振，连忙亲解其缚，便埋怨众人道：“我叫你们礼请统领上山，如何恁的无礼！”凌振拜谢不杀之恩。宋江便与他把盏已了，自执其手，相请上山。到大寨，见了彭玕已做了头领，凌振闭口无言。彭玕劝道：“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从命。”宋江却又陪话，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趋侍不妨，争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倘或有人知觉，必遭诛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请放心，限日取还统领。”凌振谢道：“若得头领如此周全，死而瞑目。”晁

①楔子：塞子。

盖道：“且教做筵席庆贺。”

次日，厅上大聚会众头领。饮酒之间，宋江与众人商议破连环马之策。正无良法，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小人不材，愿献一计。除是得这般军器和我一个哥哥，可以破得连环甲马。”吴学究便问道：“贤弟你且说用何等军器？你这个令亲哥哥是谁？”

汤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有分教：四五个头领直往京师，三千余马军尽遭毒手。正是：计就玉京擒獬豸，谋成金阙捉狡猊。毕竟汤隆对众说出那般军器，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欲破阵时，须用钩镰枪可破。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汤隆虽是会打，却不会使。若要会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会使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或是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则，端的使动，神出鬼没！”说言未了，林冲问道：“莫不是现做金枪班教师徐宁？”汤隆应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说起，我也忘了。这徐宁的金枪法、钩镰枪法，端的是天下独步。在京师时，多与我相会，较量武艺，彼此相敬相爱。只是如何能够得他上山来？”汤隆道：“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世上无对，乃是镇家之宝。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多曾见来。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刀剑箭矢，急

不能透，人都唤做赛唐猊^①。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造次不肯与人看。这副甲，是他的性命。有一个皮匣子盛着，直挂在卧房中梁上。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不由

他不到这里。”吴用道：“若是如此，何难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时迁随即应道：“只怕无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时，好歹定要取了来。”汤隆道：“你若盗得甲来，我便包办赚他上山。”

宋江问道：“你如何去赚他上山？”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宋江笑道：“此计大妙！”吴学究道：“再用得三个人，同上东京走一遭。一个到京收买烟火、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彭玕见了，便起身禀道：“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实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团练放心。便请二位修书，小可自教人去。”便唤杨林，可将金银书信，带领伴当，前往颍州取彭玕将军老小。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李云扮作客商，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乐和随汤隆同行，又挈薛永往来作伴。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

^①唐猊：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据说用它的皮制甲，特别坚厚。

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却教雷横提调监督，原来雷横祖上也是打铁出身。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教山寨里打军器的照着样子打造，自有雷横提调监督，不在话下。

大寨做个送路筵席，当下杨林、薛永、李云、乐和、汤隆辞别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来探听事情。这段话一时难尽。

这里且说时迁离了梁山泊，身边藏了暗器，诸般行头，在路迢迢来到东京，投个客店安下了。次日趲进城来，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有人指点道：“入得班门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时迁转入班门里，先看了前门，次后趲来，相了后门，见是一带高墙，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侧首却是一根钺柱^①。时迁看了一回，又去街坊问道：“徐教师在家里么？”人应道：“敢在内里随直未归。”时迁又问道：“不知几时归？”人应道：“直到晚方归来，五更便去内里随班。”时迁叫了相扰，且回客店里来，取了行头，藏在身边，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归，照管房中则个。”小二道：“但放心自去，并不差池。”

①钺(qiàng)柱：从旁支撑房屋的木柱。

②博风板：博风板，又称博缝板、封山板。封闭檐口的木板。

时迁再入到城里，买了些晚饭吃了，却趲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没一个好安身去处。看看天色黑了，时迁拽入班门里面。是夜，寒冬天色，却无月光。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便把两只腿夹定，一节节爬将上去树头顶，骑马儿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时，只见徐宁归来，望家里去了。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各自归家去了。

早听得谯楼禁鼓，却转初更。云寒星斗无光，露散霜花渐白。时迁见班里静悄悄地，却从树上溜将下来，趲到徐宁后门边，从墙上下来，不费半点气力，爬将过去，看里面时，却是个小小院子。时迁伏在厨房外张时，见厨房下灯明，两个姬嫖兀自收拾未了。时迁却从钺柱上盘到博风板^②边，伏做一块儿，张那楼上时，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时迁看那卧房里时，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徐宁口里叫道：“梅香，你来与我折了衣服。”下面一个姬嫖上来，就侧首春台上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一个护项彩色锦帕，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个小黄帕儿，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也放在包袱内，把来安在烘笼上。时迁多看在眼里。

约至二更以后，徐宁收拾上床，娘子问道：“明日随直也不？”徐宁道：“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听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你们四更起来烧汤，安排点心。”时迁自忖道：“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便是盛甲在里面。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闹将起来，明日出不得城，却不误了大事？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

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两个姬嫖在房门外打铺。房里桌上，却点着碗灯。那五个人都睡着了。两个姬嫖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时迁溜下来，去身边取个芦管儿，就窗棂眼里只一吹，把那碗灯早吹灭了。看看伏到四更左侧，徐宁起来，便唤姬嫖起来烧汤。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看房里没了灯，叫道：“阿

呀,今夜却没了灯!”徐宁道:“你不去后面讨灯,等几时!”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时迁听得,却从柱上只一溜,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听得妮嬛正开后门出来,便去开墙门,时迁却潜入厨房里,贴身在厨桌下。梅香讨了灯火入来看时,又去关门,却来灶前烧火。这个女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多时汤滚,捧面汤上去,徐宁洗漱了,叫烫些热酒上来。妮嬛安排肉食炊饼上去,徐宁吃罢,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时迁听得徐宁下来,叫伴当吃了饭,背着包袱,拿了金枪出门。两个妮嬛点着灯,送徐宁出去。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便上楼去,从桶子边直蹿到梁上,却把身躯伏了。两个妮嬛,又关闭了门户,吹灭了灯火,上楼来脱了衣裳,倒头便睡。

时迁听那两个妮嬛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那灯又早灭了。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正要下来,徐宁的娘子觉来,听得响,叫梅香道:“梁上甚么响?”时迁做老鼠叫。妮嬛道:“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因厮打,这般响。”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溜将下来^①。悄悄地开了楼门,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从里面直开到外门,来到班门口。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四更便开了锁。时迁得了皮匣,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一口气奔出城外,到客店门前。此时天色未晓,敲开店门,去房里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儿挑了,计算还了房钱,出离店肆,投东便走。

行到四十里外,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时迁看时,不是别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见时迁已得了物,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戴宗道:“我先将甲投山寨去,你与汤隆慢慢地来。”时迁打开皮匣,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门,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

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吃了饭食,还了打火钱,挑上担儿,出店门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见汤隆,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汤隆道:“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但过路上酒店、饭店、客店,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你便可就在那里买酒买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离此间一程外等我。”时迁依计去了。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却投东京城里来。

且说徐宁家里,天明,两个妮嬛起来,只见楼门也开了,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慌忙家里看时,一应物件都有,两个妮嬛上楼来,对娘子说道:“不知怎的门户都开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里听得梁上响,你说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么事?”两个妮嬛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那娘子听了,慌忙起来道:“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教他早来跟寻!”妮嬛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连央了三四替人,都回来说道:“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谁人能够入去?直须等他自归。”徐宁妻子并两个妮嬛,如热熬子^②上蚂蚁,走头无路,不茶不饭,慌做一团。

徐宁直到黄昏时候,方才卸了衣袍服色,着当直的背了,将着金枪,径回家来。到得班门口,邻舍说道:“娘子在家失盗,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徐宁吃了一惊,慌忙走到家里,两个妮嬛迎门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贼人内将入来,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徐宁听罢,只叫那连声的苦,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娘子道:

徐宁直到黄昏时候,方才卸了衣袍服色,着当直的背了,将着金枪,径回家来。到得班门口,邻舍说道:“娘子在家失盗,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徐宁吃了一惊,慌忙走到家里,两个妮嬛迎门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贼人内将入来,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徐宁听罢,只叫那连声的苦,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娘子道:

①芥评:说奸便得奸之髓,说贼便尽贼之神,又不作奇异作用,可见文字写假无味,写真乃传。

②熬(ào)子:一种做煎饼的圆锅。

“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徐宁道：“别的都不打紧，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不曾有失。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我不曾舍得卖与他。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没了。今次声张起来，枉惹他人耻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宁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来灭了灯时，那贼已躲在家里了？必然是有人爱你的，将钱问你买不得，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别作商议，且不要打草惊蛇。”徐宁听了，到天明起来，坐在家中纳闷。好似：

蜀王春恨，宋玉秋悲。吕虔遗腰下之刀，雷焕失狱中之剑。珠亡照乘，璧碎连城。王恺之珊瑚已毁，无可赔偿；裴航之玉杵未逢，难谐欢好。正是凤落荒坡凋锦羽，龙居浅水失明珠。

这日徐宁正在家中纳闷，早饭时分，只听得有人扣门，当直的出去问了名姓，入去报道：“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特来拜望。”徐宁听罢，教请进客位里相见。汤隆见了徐宁，纳头拜下，说道：“哥哥一向安乐？”徐宁答道：“闻知舅舅归天去了，一者官身羁绊，二乃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吊问。并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处？今次自何而来？”汤隆道：“言之不尽，自从父亲亡故之后，时乖运蹇，一向流落江湖。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徐宁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重二十两，送与徐宁，说道：“先父临终之日，留下这些东西，教寄与哥哥做遗念。为因无心腹之人，不曾捎来。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徐宁道：“感承舅舅如此挂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处，怎地报答！”汤隆道：“哥哥休恁地说。先父在日之时，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只恨山遥水远，不能够相见一面，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徐宁谢了汤隆，交收过了，且安排酒来管待。

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徐宁只是眉头不展，面带忧容。汤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颜有些不喜？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徐宁叹口气道：“兄弟不知，一言难尽，夜来家间被盗。”汤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徐宁道：“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又唤做赛唐猊。昨夜失了这件东西，以此心下不乐。”汤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见来，端的无比，先父常常称赞不尽。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徐宁道：“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拴缚在卧房中梁上，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汤隆问道：“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徐宁道：“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里面又用香绵裹住。”汤隆假意失惊道：“红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徐宁道：“兄弟，你那里见来？”汤隆道：“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在一个村店里沽些酒吃，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①，担儿上挑着。我见了，心中也自暗忖道：‘这个皮匣子，却是盛甚么东西的？’临出门时，我问道：‘你这皮匣子作何用？’那汉子应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乱放些衣服。’必是这个人了。我见那厮却似闪肭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何不我们追赶他去？”徐宁道：“若是赶得着时，却不是天赐其便！”汤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耽搁，便赶去罢。”

徐宁听了，急急换上麻鞋，带了腰刀，提条朴刀，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拽

①金评：一百八人，有正出身便画者；有未出身先画者；有已出身却不画，少间别借一人眼中画出者。奇莫奇于时迁，在四十五回出身，直至此篇方与一画也。

开脚步，迤迤赶来。前面见壁上有白圈酒店里，汤隆道：“我们且吃碗酒了赶，就这里问一声。”汤隆入得门坐下，便问道：“主人家，借问一问，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店主人道：“昨夜是有这般一个人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一似腿上吃跌了的，一步一撇走。”汤隆道：“哥哥，你听却如何？”徐宁听了，做声不得。

两个连忙还了酒钱，出门便去。前面又见一个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汤隆立住了脚，说道：“哥哥，兄弟走不动了，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明日早去赶。”徐宁道：“我却是官身，倘或点名不到，官司必然见责，如之奈何？”汤隆道：“这个不用兄长忧心，嫂嫂必自推个事故。”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在我店里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才去了。口里只问山东路程。”汤隆道：“恁地可以赶了。明日起个四更，定是赶着，拿住那厮，便有下落。”当夜两个歇了，次日起个四更，离了客店，又迤迤赶来。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处处皆说得

一般。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①。

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见前面一所古庙，庙前树下，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汤隆看见，叫道：“好了！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宁见了，抢向前来一把揪住时迁，喝道：“你这厮好大胆！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时迁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你如今却是要怎地？”徐宁喝道：“畜生无礼！倒问我要怎的！”时迁道：“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里面却是空的。徐宁道：“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时迁道：“你听我说，小人姓张，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不肯货卖。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许俺们一万贯。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闪了腿，因此走不动。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奈何我时，便到官司，只是拼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别人来。若还肯饶我官司时，我和你去讨这副甲来还你。”

徐宁踌躇了半晌，决断不下。汤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飞了去！只和他去讨甲！若无甲时，须有本处官司告理。”徐宁道：“兄弟也说的是。”三个厮赶着，又投客店里来息了。徐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只做闪了腿。徐宁见他走不动，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个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再行，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又行了一日。

次日，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不知毕竟有甲也无。正走之间，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拽出一辆空车子，背后一个人驾车，旁边一个客人，看着汤隆，纳头便拜。汤隆问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郑州做了买卖，要回泰安州去。”汤隆道：“最好。我三个要搭车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说三个上车，再多些也不计较。”汤隆大喜，叫与徐宁相见。徐宁问道：“此人是谁？”汤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结识得这个兄弟，姓李，名荣，是个有义气的人。”徐宁道：“既然如此，这张一又走不动，都上车子坐地。”只叫车客驾车子行。四个人坐在车子上，徐宁问道：“张一，

① 赞评：李生曰：人生决不可有所嗜好，如徐宁爱恋这副雁翎甲，并这个身子亦丧却也，可发一笑。真是才有所恋，便是系驴系马之概，呜呼哀哉！